

商业银行信贷决策中的企业财务报表舞弊识别与应对

■ 庄华平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辽宁 大连, 116600)

一、引言

按照 COSO 委员会的定义, 财务报表舞弊是指企业财务报表或财务披露中存在蓄意的错报或从事对财务报表或财务披露有重大直接影响的非法行为。部分企业在进行编制、披露财务报表时, 会有意识地错报或忽略财务报告列示的数字或财务报表附注, 从而达到欺骗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目的。因此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中, 应充分考虑企业舞弊的动因、手段以及特征, 切实做好舞弊识别与应对。

二、财务报表舞弊的动因

解释企业财务报表舞弊的主要理论包括冰山理论、舞弊三角理论、GONE 理论以及风险因子理论等。其中 GONE 理论认为贪婪 (Greed)、机会 (Opportunity)、需要 (Need) 与暴露 (Exposure) 四个因素是财务报表舞弊的主要动因。简言之, 企业希望从银行获取超过自身承贷能力的融资是财务报表舞弊的主要动因。按照 GONE 理论的分析思路, 笔者对企业财务报表舞弊的深层动因进行进一步分解。第一, 从贪婪维度分析, 某些企业治理层、管理层可能因过度自信和激进的风险偏好, 盲目加大企业财务杠杆, 扩大生产规模, 以谋求更大利益。另外, 个别企业实控人企图在获得银行融资后, 通过转移、隐匿以及掏空企业资产等方式, 逃废银行债务, 或挪用信贷资金, 用于其他个人投资、消费甚至挥霍。第二, 从需求维度分析, 企业出于平滑业绩、非法避税、缓解高杠杆导致的偿债压力、充当融资平台、非理性地跨界投资以及应对过重的业绩考核等需求, 有可能进行财务报表舞弊。第三, 从机会维度分析, 不合理的股权结构、虚弱的内部控制环境、不健全的公司治理、长期不一致的获利水平以及大量关联交易都为财务报表舞弊创造了内部机会。第四, 从暴露维度分析, 部分企业与商业银行合作后, 会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信贷管理流程, 然后专门为银行准备一整套虚假财务报表, 从而降低财务报表舞弊暴露的概率。会计师事务所, 特别是中小事务所, 因为在双方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所以在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容易丧失审计独立性, 为企业财务报表舞弊提供帮助, 使审计报告使用者难以发现舞弊行为。

三、财务报表舞弊的主要手段及案例

近年来, 从监管部门公布的部分上市公司查处案例来看, 企业财务报表舞弊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段。

第一, 收入确认舞弊。收入确认舞弊包括虚构收入、提前或推迟确认收入以及进行三方交易等手段, 是企业财务报表舞弊的“重灾区”, 在各类舞弊案件中占比最高。一些企业会通过虚构上下游、频繁大额关联交易以及伪造会计凭证等方式来虚增收入。部分企业系统性地虚开发票、伪造虚假购销合同单据进行财务造假, 使企业账面表现出较强的偿债能力, 即使监管部门开展实地调查也难以对其财务情况进行有效甄别。同时, 一些贷款企业往往还通过多种形式调整收入的确认期限, 从而达到夸大收入和盈利的目的。2015 年至 2018 年,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编造虚假合同以及单据, 虚增收入和成本费用, 累计虚增利润 115 亿元。2016 年至 2018 年,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虚开和窜改增值税发票, 累计虚增收入 275 亿元, 虚增利润 39 亿元。2016 年至 2018 年上半年,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伪造翡翠原石采购、销售合同, 控制 19 个银行账户为其伪造采购、销售资金往来票据, 累计虚构利润 3.6 亿元。

第二, 成本费用确认舞弊。成本费用确认舞弊包括不恰当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恰当资本化费用、隐瞒费用或损失以及虚构费用或损失等手段。在信贷决策中, 企业的盈利能力与盈利增长能力是评价贷款企业承贷能力的重要因素, 因此部分企业通过不合理的少记费用以达到虚增利润的目的。此外, 也有一部分企业为了非法避税从而虚构成本费用或损失来隐瞒利润。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少报当年扇贝采捕海域、少计成本, 从而虚增 2016 年利润; 随后将以前年度已经采捕但未结转成本的虚假库存一次性核销, 虚减 2017 年利润, 连续两年财

务报告严重失实。五洋建设在公司不具备债券公开发行条件的情况下,违反会计准则,通过将所承建工程项目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对抵”的方式,同时虚减企业应收账款和应付款项,导致少计提坏账准备,于2015年7月以虚假申报材料骗取发行审核许可,并最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合计13.6亿元。

第三,虚增资产、权益舞弊。虚增资产、权益舞弊包括虚假验资、虚增各类资产以及不合理的会计估计等,是常见的财务报表舞弊手段。一些企业会故意拖延盘点日期,不按照可变现净值计提存货减值、少提固定资产折旧金额、将收益性支出划归为资本性支出,不正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等方法,虚增存货和固定资产等资产科目的价值,掩盖受限货币资金,从而达到为企业财务报表“增重”的目的。粉饰后的财务报表中往往存在着大量低效、无效,甚至有毒的资产,夸大企业的资本实力。2010年至2017年9月,抚顺特钢利用特殊钢原料投炉废料可作普通钢原料的特点,伪造“返回钢”入库凭证虚增库存。2012年,万福生科通过工程进度造假虚增在建工程1.8亿元。

第四,隐瞒负债舞弊。隐瞒负债舞弊是指通过减少账面债务规模,实现美化企业债务指标、强化企业偿债能力的手段。佳兆业在2012年至2014年之间与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签订了41项借款协议,总贷款额度为352亿元,截至2014年底有308亿元并未还清。而在其会计记录中,这308亿债务中的138亿元被归类为“其他应付款”,44亿元被归类为“权益”,82亿元被归类为往年“其他应付款”,更有44亿元款项没有入账。

第五,信息披露舞弊。信息披露舞弊主要包括隐瞒关联方担保、隐瞒关联交易、隐瞒重大诉讼、担保等或有负债、隐瞒实际用途等。部分企业通过关联交易、贷款担保等进行利益输送,尤其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非股权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容易使企业大量虚增销售收入,并虚构其资金需求。2013年至2015年上半年,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三次关联交易,分别向关联方提供资金8.9亿元、30.4亿元、14.9亿元,关联方占用资金达13.3亿元。为掩盖关联方长期占用资金的事实,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先后通过虚构采购合同、虚构代付业务、凭空进行票据背书等违法手段,将37.8亿元无效票据入账充当还款。

四、财务报表舞弊的典型特征

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中,对企业财务报表舞弊的一些典型特征应予以充分关注和警觉。

第一,关注企业经营者的异常。企业经营者是否异常,要结合舞弊的动因进行分析。商业银行应警惕企业不合理的股权和治理结构、过低的外部独立董事比例、治理层及管理层的曾受监管机构的批评或者处罚、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过多的干预经营、过分关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以及实际控制人参与民间借贷等。通过对企业经营管理层访谈和调查,商业银行还需要关注管理层对于获取银行融资是否不计财务成本、风险偏好是否十分激进、对企业可能面临的经营风险是否有足够的判断、是否给企业的经营人员设定了不切实际的财务目标、是否常通过主观的职业经验判断来对企业的资产、负债以及费用等进行确认。

第二,关注外部关系的异常。企业外部关系的异常情况,应该从负责出具企业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事务所有无异常进行评估。企业频繁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委托异地会计师事务所、事务所行业排名靠后、出具的审计报告防伪标识缺失、审计意见为非无保留设计意见、财务报表附注说明简单等都是值得关注的异常表现。另外,还应关注企业与税务、市场监督管理等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违法处罚情况,企业与其现有授信银行的关系,是否存在不良的信用记录,是否存在较大外部融资压力等。

第三,关注经营情况的异常。企业经营情况是否异常,可从员工数量、产量、销售渠道、资源与研发投入等代表企业经营规模的要素方面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往往与企业收入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惯常均衡关系被打破,则企业的收入变化则无法用经营变化来解释。同时,还要结合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行业发展阶段、市场地位、竞争格局、产品结构、上下游客户等有无异常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分析。商业银行可将企业的这些外部环境变化作为识别其舞弊的信号。如贷款企业的销售盈利状况、资产负债结构等明显违背行业规律,或在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仍异常高速增长,则企业发生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性较大。

第四,关注关联交易的异常。企业可能存在关联交易的特征包括企业的组织机构复杂、拥有异常的子公司、同一控制人通过股权代持等方式控制大量体外非股权关联企业、关联交易占营收比例较高且缺乏合理商业逻辑、交易定价缺乏公允性等。对于融资平台类企业而言,存在大量应收类款项、大量经营资金被挤占、信贷资金去向存疑等特征均能预示该企业有可能存在关联交易行为。

第五,关注主要财务指标的异常。企业财务指标出现异常的特征包括财务指标之间的勾稽关系不合理、财务数据之间存在矛盾、财务指标比率和趋势较可比同期以及行业平均等指标发生异常变动,且难以提供合理的说明及佐证材料。在多个虚增收入利润的舞弊案例中,企业损益表体现的盈利情况与现金流量表体现的经营情况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因为现金流造假的成本和难度相对更大,所以企业难以自圆其说。因此,商业银行要警惕异常的会计科目、盈利和周转比率等经营指标,当发现异常情况时,则需要考虑舞弊风险。

五、企业财务报表舞弊的识别与应对

商业银行应加强信息获取能力,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充分发挥风险模型的预警作用,做好财务与非财务分析的联动,从而提升识别与应对财务舞弊的能力。

(一)重视通过非财务分析发现舞弊

非财务情况是驱动财务指标变化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的财务舞弊案例显示,企业的财务舞弊手段的隐蔽性越来越高,商业银行单纯依靠财务分析发现舞弊变得愈发困难。因此,商业银行应当更加重视非财务信息在财务报表舞弊识别中的作用,挖掘企业非财务指标和财务指标的失衡与异常,要认真落实贷款“三查”制度,运用贷款“三品三表”评价等手段,通过企业水、电、气、税务、海关等非财务数据的应用,加强企业未加工数据与报表数据的比对分析,做好财务报表舞弊的甄别。

(二)拓宽企业信息获取渠道

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角度来看,商业银行提升对企业财务报表舞弊的识别能力的关键在于强化自身对信息的主动获取能力。近年来,在云计算、区块链、5G以及人工智能等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下,大数据技术在会计、审计方面的应用也日益成熟,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发生显著变化。另外,随着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快速发展,除人民银行二代征信体系外,企业的工商、司法、税务、社保、海关等监管数据体系不断完善,商业化运行的第三方数据源不断丰富,因此商业银行应当拓宽信息获取的渠道,接入高质量的外部数据源,并对其进行深入挖掘、解析和整合,进而提高对财务报表舞弊的甄别能力。

(三)发挥风险模型在识别财务报表舞弊中的作用

大数据风险控制手段就是大量的、无规律的、不完整的、模糊的数据中发现有规律的、隐蔽的且

最终可以被理解的信息,并通过建立风险模型识别异常情况,助力信贷决策的风险控制手段。大数据反欺诈模型、信用风险模型已经在互联网金融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极大提升了风险控制的效率和效能。因此商业银行应该运用科技赋能提升数据整合、分析、处理能力,从看似毫无联系的数据之间找到其中的隐藏关系,也可以利用聚类分析从广泛分散的点中找出重要、关键的节点,进行风险预判,提高财务报表舞弊的发现概率和信贷决策效率。

(四)强化信贷决策各环节的舞弊识别能力

我国现有的企业信用体系仍存在着数据分割严重、壁垒未完全打通、信息质量良莠不齐、小微企业数据匮乏、风险评估方法科学性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商业银行信贷决策仍应当按照外部监管及内部风险控制流程,制订专门针对财务报表舞弊的识别与应对策略,包括严格执行实地调查、实地见证以及查账制度等,加强对集团客户的管理,并在信贷决策的各环节、各岗位强化对财务信息真实性的核查力度,通过报表套账验证、原始凭证核验、数据勾稽关系校验、异常财务比率识别、特殊业务以及会计科目的专项检查等方式应对财务报表舞弊风险。同时,就内部控制而言,商业银行应当突出风险经理的重要作用,加强对员工异常行为的排查,切实发挥内部审计职能,多措并举防范员工道德风险。

当前新冠疫情的阴霾未散,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社会信用体系尚待完善,商业银行面临的资产质量下行压力仍十分显著。企业财务报表舞弊案件层出不穷,并呈现出方式多样、方法隐蔽的特点。在此严峻挑战下,商业银行应当在信贷决策中时刻保持警惕,不断完善科学有效的客户评价体系,扩大信息获取渠道,利用大数据风控等新技术手段,做好对贷款企业财务报表舞弊的识别和应对,优化信贷决策,提升信贷资产质量,防范金融风险,助力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庄华平(1976—),女,山东平阴人,本科,会计师,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研究方向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